

说话,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,即所谓话语权。一个人说话,有时须想好了讲,有时则随便说。

“想好讲”与“随便说”

韩导勤

想好讲,可以理解为“慎言”的意思,先经过一番思考再讲,不可有丝毫的疏忽;而“随便说”则带有某种随意性,有话就讲,口无遮拦,直截了当,一吐为快。

从“言为心声”的角度来说,“随便说”,常常说的是心里话、真话、大实话;而想好讲,要考虑周全了才能讲,譬如,哪些话可以讲,哪些话不可以讲,哪些话应该这样讲,哪些话应该那样讲。结果,可能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,可能讲的就不是心里话、真话,不仅有悖“言为心声”,甚至反而成了“言‘违’心声”!



作为领导干部谋事之基、成事之道,调查研究,领导下基层想听到的是什么呢?无疑是百姓的心里话、真话、大实话。因为唯有真情实话才能让领导了解到真正的民情民意。

然而,毋庸讳言,近些年,我们有不少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方式变了味,在与基层干部和百姓群众沟通交流时,往往面对的是“想好讲”的话,极少能听到“随便说”的话。君不见,时下领导干部

部下基层,上面一般都会事先通知,并安排好线路,确定好调研对象。每到市县乡镇乃至村组,各级干部层层陪同,摄像机、照相机闪个不停。一些地方为应对上面领导来调研考察,事先准备好一些典型或现场,有的甚至让调研对象将准备好的台词背得滚瓜烂熟。试想,这样的调研,看到听到的咋可能是真实的民情民意民声呢?

令人欣慰的是,十八大以后,中央领导特别注意到了改进调查研究的问题,并身体力行。日前,某省省委书记以“不打招呼、不要陪同、不带记者、不作报道”方式下基层随机性调研。当地县委书记得知省委书记悄悄来到本地湖片区,坦言“没准备,当时心里还是很紧张”。

作为领导干部谋事之基、成事之道,调查研究,领导下基层想听到的是什么呢?无疑是百姓的心里话、真话、大实话。因为唯有真情实话才能让领导了解到真正的民情民意。

然而,毋庸讳言,近些年,我们有不少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方式变了味,在与基层干部和百姓群众沟通交流时,往往面对的是“想好讲”的话,极少能听到“随便说”的话。君不见,时下领导干部

我一共见过舒婷两次。其实,也只是远远地看着。看她致词,看她被困在读者中间,看她听着别人朗诵自己的诗。

在北大出现的舒婷,还是那个顶着诗歌盛名的舒婷,却也带着从海岛鼓浪屿而来的清新的海风。当她站在台上,用软软的南方口音说,“因为诗歌,南京我来了”,还是让人心里一下子拧出了水。

隔着记忆的栅门,舒婷来了,她是舒婷,可似乎又不是心中曾经知道的那个舒婷。

我印象中的舒婷,是高高端坐在课本里的,是各种朗诵会上的保留节目,是我的女同学们用故作成熟的声音朗诵她的《致橡树》的偶像诗人。和着叮叮咚咚的音乐声,你觉着了青春的美好。

上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,我18岁,我的语文老师是个漂亮的北方大女孩。她让我们每个人选一首诗歌,然后到学校的录音室里进行录制——把年轻的声音留下来。我记不清我选的哪首诗了,应该是深沉的那种。

那学期的最后一节语文课是在一间大课教室里上的。老师关上了所有的门和窗户。课堂很静,她把那盒磁带放进机子里慢慢按下了键。诗歌与音乐,在最好的时光,都是如影相随的。老师倚在窗下,外面是蓝蓝的天空和南方尖锐如针的阳光……那时候,我们读诗,也偷偷写诗;我们年轻,我们激情满怀。舒婷的诗句里有着我们对未来生活的想象,包括爱情。

而今,诗已远去,人也临近中年。因着昨日的映照,方才觉醒那一度与美好相拥的年轻日子。

第二次见到舒婷,是在江宁,是一个小型的读者见面会。下着雨,有山有水,夜色宁静。她亲切地跟大家打招呼,称在场的年轻人“孩子”。那时候的舒婷让人想到了她的母亲角色,亲和、礼貌而不失活泼。90年代有很长一段时间,舒婷几乎不写诗了,她写散文去了,她写儿子成长中的点点滴滴。还有什么比儿女承欢膝下更让人感觉幸福的呢?她成了那时候很多母亲的典范。

如今,儿子业已长大,她看上去还很年轻。舒婷从南方来到南京,别人读的还是她年轻时候的诗,说的还是《致橡树》还是《双桅船》。有人朗诵了她的《这也是一切》,一首写于1977年某个晚上的诗歌,诗集是1986年出版的。隔着略微泛黄的纸张,30多年的时光,是追也追不回来了,幸好还有诗。舒婷不停地架着眼镜,感慨胜于喜悦,她向朗读者点头示意,眼睛里满是笑意。

有那么一会儿,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我10多岁时居住的那个小镇。1993年的秋天,我读初三,中考的压力满满的,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当时,我居住在小镇的政府大院内,所以能够在午后寻些报纸来看,得以暂时从题海里挣脱出来,去过片刻闲暇时光。

秋天午后的阳光,已经有些凄厉了,我趴在办公桌上,在一天的《中国青年报》上看到了一则消息:那是顾城匪夷所思的死讯。作为中国朦胧诗主要代表人物,我记住了他在《一代人》中的一句: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

如今,诗已离我们而去,舒婷的时代已显得那么遥远。

今宵灯谜

戴英葵 三九严寒何所惧 (民间文学形式) 昨日谜面:拉拉队高呼“加油”(动画片) 谜底:《赛尔号》(注:尔,文言虚词;号,叫)

1958年9月下旬的一天中午。他从伙房买饭出来,天正下着雨,但他没带雨伞,只好端着饭菜,冒雨向宿舍疾步。在他前面几十米处,一位打着伞、戴着眼镜的女青年正缓缓向前走着,无意间一回首,看见了他。于是,她停下脚步,向他发出呼喊:“来!一起共伞吧……”但他到了她身边,却因害羞而没有停下脚步,跑到她前面去了。见此情景,她疾步向前,将伞举上他的头顶。他再也不好拒绝好意,于是,两人并肩向宿舍走去。

他和她,都是当年5月同乘一船离开上海,到阳新军垦农场务农的。他们是到湖北各地八千知青中的一员,只是先前彼此并不认识。他当年只有16岁,初中尚未毕业,很嫩,很羞怯。而她,却已是二十岁的大姑娘,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生,待人随和,活泼开朗,落落大方。

这次打伞,她很快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;而他,却烙在心中。

55年后的2013的5月,一些知青老友们,要在湖北黄石举行纪念聚会。居住在黄石的他,向远在四川江油的她发出邀请,她欣然偕同夫君赴约。

那天他们夫妇到达黄石从车上下来时,正下着雨。她正欲打开雨伞,他已抢先一步将一把大伞举到了她的头上,并提起她的一只大包,并肩向下的宾馆走去。路上,他对她说:“今天,总算了却了55年前的伞下情。”她一时被说得莫名其妙。于是他将55年前,为他在雨中打伞的事又细说了一遍。她听后哈哈大笑:“这点小事,你还记得这么牢呀!”

聚会期间,老知青们共同游玩了一些名胜景点。在一处山坡的平顶上,她将随身携带的一把大伞打开,高高举起,把他拉到伞下并肩站着。面对着阳光,她叫她的夫君摄下了这个镜头。

《大富翁》(“Monopoly”)是长青不衰的图版游戏,甚至有世界比赛。它始于1934年,当时美国失业情况严重,宾夕法尼亚州一名失业者,闲来靠玩这个游戏打发时间,苦中求乐。后来,他灵机一动,自行制造这款游戏向玩具公司推介,结果顺利地把5000套游戏售予费城一家百货公司。游戏日渐风行,红遍美国和整个西方社会,甚至渗透到世界各地。

这款益智游戏除了带来无穷的乐趣,还能使玩家从中悟出创业和经营的道理。其中文版(“强手棋”)曾令我乐此不疲。而日臻完善的《大富翁》更是最家喻户晓的电脑游戏,也是我的最爱。轻松愉快的娱乐氛围,欢乐和爆笑的游戏风格,考验每个人智慧和运气的胶着的金融大战,常常令我欲罢不能。我试玩过《大富翁》系列的多种版本。一般情况下,都用“钱夫人”这个角色。说来有趣,游戏中的“钱夫人”生活相当有原则:不是满汉全席不吃,不是名牌服饰不穿,不是豪华别墅不住,不是百万名车不开;而现实生活中的我,主张简单生活,偶尔才会“奢侈”一次。

《大富翁》可以说是历史最悠久的中文电脑游戏。从1989年出品的《大富翁1》到2006年出品

我和徐家汇颇有因缘,我将之归纳为人生三部曲:从小生活在徐家汇,成年后又分配到徐家汇藏书楼工作,时间长了便自然而然产生兴趣对徐家汇作点研究,并有些许成果发表。

徐家汇有一条通往龙华的小路(现在已是宽敞大道),叫天钥桥路,我童年时便住在路旁的一个新村里。从家里步行至徐家汇商业圈只要十分钟。印象很深的是,路上要经过染化十厂(今嘉汇广场一带),厂里烟囱交错盘曲,时常会飘出缕缕白烟,散发出阵阵呛人的气味。

当年的所谓徐家汇商业圈,其实主要也就是一个市百六店,加上沿华山路两侧的一些小店。年幼喜尝零食,别的已记不太清楚,唯六分钱一杯的赤豆刨冰至今仍记忆犹新。当然,最吸引我的还是那座神圣的殿堂——徐汇剧场(今美罗城一带)。少年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影,影片不论中外,都看得津津有味,归来后还常对伙伴吹嘘一阵。上世纪90年代,剧场撤出徐家汇,迁

往田林地区,我为之伤感了好一阵。还有华山路上的那家新华书店,稍大一些我有余力了,买书的钱主要就扔在这家店里,至今我还保存有在那里购书的发票。

成年后工作,几番波折,竟进了徐家汇藏书楼,鬼使神差,延续了我与徐家汇的因缘。藏书楼创办于1847年,是近代中国开办最早的图书馆。经过一百多年、几代人的积累,到1956年上海图书馆接收时已成为国内外闻名的藏书之所,尤其在近代中外文报刊收藏方面,堪称独步天下。我性喜读书,能分配到那里工作,真是喜出望外,用句俗话形容,就像“老鼠跌进米缸里”。最初的工作只是借书还书,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库房里的书刊。于是我便利用中午吃饭的时间,让管库的同事将我反锁在书库里,临近下午上班,再悄悄放我出来,囫圇吞几口饭接着上班。下班后,经常留下来趁热整理当天的读书笔记,入夜时分才骑车回家。连着十几年的除夕,我都主动申请值班,好有一个安静的环境看书。在藏书楼的17年,我几乎看了大半个书库,以致不用查卡片就能快速准确地找到需要的书。

也正是藏书楼,我开始了对于土山湾的研究。位于徐家汇南部的土山湾有一个孤儿工艺院,它对中国近代的绘画、摄影、印刷、音乐、工艺美术,乃至建筑、航空等等方面,都曾产生过相当影响,堪称中国近代文明的一处重要发源地。藏书楼中那些在徐家汇土生土长的老员工,说起当年的土山湾来仍然充满了感情,很多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;我自己也在文献中接触到大量和土山湾有关的材料。于是萌发兴趣,立志为土山湾写些东西。这一过程绵延至今已三十年,我也从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小伙子变成了满头华发的中年人,唯一可欣慰的是,我实践了自己为土山湾做点什么的心愿。

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,我陆续把自己的思索形成文字发表,十几年来写了有几十万字,并作了很多场有关徐家汇和土山湾的讲座,还参加了土山湾博物馆的筹建。2012年1月,我和张晓依小姐合作的《遥望土山湾——追寻消逝的文脉》一书正式出版,这是论述土山湾的第一本专著,受到学界和媒体的关注,徐汇区文化局还专门为此在土山湾博物馆举行了首发式。

这本书的出版,是我对自己在藏书楼17年工作生涯的一个交待。当然,这只是一次暂时的歇脚,神秘的土山湾只能说刚刚被揭开了一个角,我未来的路还很长。如今,我已再鼓余勇,着手第二本土山湾专著的写作。看来,徐家汇和我的因缘,还将延续下去……

“我和徐家汇的故事”征文 徐·中凯城市之光特约刊登

难忘的《大富翁》 张力平

直至今日,我依然记得那个下午,在徐汇区图书馆,我和徐家汇的缘分,还将延续下去……



纵目西望,我看见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岛。这个珊瑚礁岛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,精心规划设计,建筑群一直造到岛边缘,成了一个五脏俱全、颇为现代化的海上城市。不由我不叹为奇迹。

再一看,巧了,三沙市永兴岛同为珊瑚礁岛,面积也相同,而其上村庄、机场、盐场……似乎粗疏了些。忽听有人呼吁:必须珍惜海上土地,要向马累岛看齐!闻声吓得我差点从云上摔下来。马尔代夫这样做是出于无奈,国土太小呵。你知道这样做出多少代价,带来多少隐患?隐患只是暂时被认真和精心掩盖着。我们哪里需要糟蹋珊瑚礁去造水泥森林呢?中国公民理当有全国一盘棋的眼光。为什么不把永兴岛建成举世无双的海上珊瑚礁花园、谱成天下无二、人兽共乐、鸟语花香的《神秘园》?这样做,不仅能有效保护珍贵的珊瑚礁,还给后世子孙留下一个世界奇迹,不,不需要奇,要美,天下美迹,那该多好!那才够得上大国作派。

云端看海(二) (牛博士对马妞说) 戴逸如文并图

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,我陆续把自己的思索形成文字发表,十几年来写了有几十万字,并作了很多场有关徐家汇和土山湾的讲座,还参加了土山湾博物馆的筹建。2012年1月,我和张晓依小姐合作的《遥望土山湾——追寻消逝的文脉》一书正式出版,这是论述土山湾的第一本专著,受到学界和媒体的关注,徐汇区文化局还专门为此在土山湾博物馆举行了首发式。

这本书的出版,是我对自己在藏书楼17年工作生涯的一个交待。当然,这只是一次暂时的歇脚,神秘的土山湾只能说刚刚被揭开了一个角,我未来的路还很长。如今,我已再鼓余勇,着手第二本土山湾专著的写作。看来,徐家汇和我的因缘,还将延续下去……

汉朝人发现,孔子的相貌很像开国皇帝刘邦,是一副皇帝脸,所以称孔子为“素王”,就是虚龙假凤的意思,于是有了“千年礼乐归东鲁,万古衣冠拜素王”的说法。儒家则认为,孔子修《春秋》是代王者立法,有王者之道,而无王者之位,故称“素王”。

有一次,子夏问孔子:“甜美娇俏的微笑那样喜人,美丽生动的眼睛那样生辉,你却说素雅才是最绚丽多姿、美丽动人的,这是为什么呢?”孔子回答说:“绘事后素。”他的意思很明白:必须先有“素”(白绢),然后才能施以五彩,“绘”成图画。

孔子“绘事后素”的理论,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理念和美学思想。古人在日常生活中,逐渐形成了一种恬淡、冲和、沉静、高洁的审美观——以素为美,以纯为高,以淡为本,以静为质。

但遗憾的是,由于市场萎缩、玩法没有突破,《大富翁》系列游戏不再推出续作,《大富翁8》因此成为“绝响”。虽然“富不出八代”,幸好现在有了《大富翁》系列的网络版和手机版,经典游戏、经典角色中的那份亲和感仿佛穿越了时空,又来到了玩家的身边。更有好消息称:《大富翁》将改编成电影!影片将瞄准家庭观众,走幽默、惊险的路线。看来,关于《大富翁》的“游戏”还真没完没了呢!喜欢《大富翁》的你,等着再和它同行一段奇妙的旅程吧!

七夕会 运动休闲

